

醫學源流論

上二



✕
i 16



490.9
I 9-1
2

No. 2030
IR i 16



富士川文庫

1243

胎產論

婦科之最重者二端。墮胎與難產耳。世之治墮胎者。往往純用滋補。治難產者。往往專於攻下。二者皆非也。蓋牛產之故非一端。由于虛滑者十之一二。由于內熱者十之八九。蓋胎惟賴血以養。故得胎之後。經事不行者。因衝任之血。皆為胎所吸。無餘血下行也。苟血或不足。則胎枯竭而下墮矣。其血所以不足之故。皆由內熱。火盛陽旺而陰虧也。故古人養胎之方。專以黃芩為主。又血之生。必由于脾胃。經云營衛之道。納穀為寶。故又以白朮佐之。乃世之人。

富士川家藏本

專以參芪補氣。熟地滯胃。氣旺則火盛。胃濕則不運。生化之源衰。而血益少矣。至于產育之事。乃天地化育之常本。無危險之理。險者千不得一。世之遭厄難者。乃人事之未工也。其法在乎產婦不可令早用力。蓋胎必轉而後下。早用力則胎先下墜。斷難舒轉。于是橫生倒產之害生。又用力則胞漿驟下。胎已枯澁。何由能產。此病不但產子之家不知。卽收生穩婦亦有不知者。至于用藥之法。則交骨不開。胎元不轉。種種諸症。各有專方。其外或宜潤。或宜降。或宜溫。或宜涼。亦當隨症施治。其大端以養血爲主。蓋血足

則諸症自退也。至于易產強健之產婦。最多卒死。蓋大脫血之後。衝任空虛。經脉嬌脆。健婦不以爲意。輕舉妄動。用力稍重。衝脉断裂。氣冒血崩。死在頃刻。尤忌舉手上頭。如是死者。吾見極多。不知者以爲奇異。實理之常。生產之家不可不知也。

關者謂之有方。無藥譬之作書之法。用筆已正。而配合顛倒。與夫字形俱備。而點畫不成者。皆不得謂之能書。故善醫者分觀之。而無藥。弗切于病情。合觀之。而無方。不本于古法。然後用而弗效。則病之故也。非醫之罪也。而不然者。卽偶或取效。隱害必多。則亦同于殺人而已矣。至于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則內經詳言之。茲不復贅云。其效也。人

時。順古方加減論。古人製方之義。微妙精詳。不可思議。蓋其審察病情。辨別經絡。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於所治之病。不爽毫髮。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沈痼艱險之疾。投之輒有神效。此漢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勝窮。若必每病製一方。是曷有盡期乎。故古人卽有加減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現之症。或不同。則不必更立一方。卽於是方之內。因其現症之異。而爲之加減。如傷寒論中。治太陽病。用桂枝湯。若見項背強者。則用桂枝加葛根湯。喘者。則用桂枝加厚朴

時。順古方加減論。古人製方之義。微妙精詳。不可思議。蓋其審察病情。辨別經絡。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於所治之病。不爽毫髮。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沈痼艱險之疾。投之輒有神效。此漢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勝窮。若必每病製一方。是曷有盡期乎。故古人卽有加減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現之症。或不同。則不必更立一方。卽於是方之內。因其現症之異。而爲之加減。如傷寒論中。治太陽病。用桂枝湯。若見項背強者。則用桂枝加葛根湯。喘者。則用桂枝加厚朴

杏子湯。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白芍湯。更惡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湯。此猶以藥爲加減者也。若桂枝麻黃各半湯。則以兩方爲加減矣。若發奔豚者。用桂枝爲加桂枝湯。則又以藥之輕重爲加減矣。然一二味加減。雖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減之藥。若桂枝湯倍用芍藥。而加飴糖。則又不名桂枝加飴糖湯。而爲建中湯。其藥雖同。而義已別。則立名亦異。古法之嚴如此。後之醫者。不識此義。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則卽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則卽曰小柴胡湯。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參也。用猪

苓澤瀉。卽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專在桂枝也。去其要藥。雜以他藥。而仍以某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則歸咎於病。或則歸咎於藥。以爲古方不可治今病。嗟乎。卽使果識其病。而用古方支離零亂。豈有效乎。遂相戒以爲古方難用。不知全失古方之精義。故與病毫無益。而反有害也。然則當何如。曰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症。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依古方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損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症。自然不倍於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

謂古人之書而後必不味味矣

代民之藥而士東其益之必如無一藥之不備也

脈流四時古之脈流之說不盡合則古之方亦不

古亦為脈流之說曰指端脈詳與古方合者則古方

古方難用不味全火古方之難用如與脈流合者則

則果難其味而用古方支難零備者則其味難用

謂古方味之難用則其味難用古方不味今微則其

藥難用則其味難用古方不味今微則其味難用

謂古方味之難用則其味難用古方不味今微則其

方劑古今論曰其難用者其味難用也

後世之方已不知幾億萬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

聖人之製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

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耦而又探索病源推求

經絡其思遠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變化不窮聖人

之智真與天地同體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

聖相傳無敢失墜至張仲景先生復申明用法設為問難

註明主治之症其傷寒論金匱要畧集千聖之大成以承

先而啓後萬世不能出其範圍此之謂古方與內經並垂

不朽者。其前後名家。如倉公扁鵲華佗孫思邈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草一線相傳。爲宗枝正脈耳。旣而積習相仍。每著一書。必自撰方千百。唐時諸公用藥雖博。已乏化機。至于宋人。并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騁私見。迨乎有明。蹈襲元人緒餘而已。今之醫者。動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稱。其指不一。若謂上古之方。則自仲景先生流傳以外。無幾也。如謂宋元所製之方。則其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爲典章。若謂自

明人以前皆稱古方。則其方不下數百萬。夫常用之藥。不過數百品。而爲方數百萬。隨拈幾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間亦有奇巧之法。用藥之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備參考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方。反足貽害。安得有學之士。爲之擇而存之。集其大成。刪其無當。實千古之盛舉。余益有志而未遑矣。

無遺費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暇矣
 又或謂書法特存學之士為之器而執之集其大成則其
 昔然其大器大哉眼萬不消又其中更何處豈非若此之
 以之哉因藥之材未必不消而古人之祖未必何難然若
 某式也則製古之式向其難今之式向其易其間有存者
 既博百益而為天澤古萬謂其然則昔曰效也何少哉云
 則人必謂昔製古式限其式不不遺百萬夫昔用之藥不

單方論

單方者藥不過一二味治不過一二症而其効則甚捷用
 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謂海上者是其原起於本
 草蓋古之聖人辨藥物之性則必著其功用如逐風逐寒
 解毒定痛之類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則以一藥治之
 藥專則力厚自有奇效若病兼數症則必合數藥而成方
 至後世藥品日增單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若夫內外之
 感其中自有傳變之道虛實之殊久暫之別深淺之分及
 夫人性各殊天時各異此非守經達權者不能治若皆以

單方治之。則藥性專而無製。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醫者不可以此嘗試。此經方之所以為貴也。然參考以廣識見。且為急救之備。或為專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

藥專則效。氣自育。音效。苦味。兼。滋。潤。必。合。燥。藥。而。丸。散。湯。酒。亦。宜。之。藥。凡。人。患。之。症。五。一。二。散。限。以。一。藥。亦。之。草。益。古。之。聖。人。辨。藥。之。性。限。必。善。其。性。用。以。救。急。風。寒。而。不。中。亦。能。害。人。嗚。呼。世。間。醫。士。大。多。是。也。其。思。以。然。本。單。方。者。藥。之。一。二。劑。試。不。服。一。二。劑。而。其。效。顯。其。效。用。

單方論

禁方論

天地有好生之德。聖人有大公之心。立方以治病。使天下共知之。豈非天地聖人之至願哉。然而方之有禁。則何也。其故有二。一則懼天下之輕視夫道也。夫經方之治病。視其人學問之高下。以為效驗。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變化無定。此大公之法也。若禁方者。義有所不解。機有所莫測。其傳也。往往出於奇人。隱士。仙佛鬼神。其遇之也。甚難。則愛護之必至。若輕以授人。必生輕易之心。所以方家往往愛惜。此乃人之情也。一則恐發天地之機也。禁方之

醫學源流論
卷上
藥其製法必奇。其配合必巧。竊陰陽之柄。窺造化之機。其修合必虔誠敬慎。少犯禁忌。則藥無驗。若輕以示人。則氣洩而用不神。此又陰陽之理也。靈樞禁服篇黃帝謂雷公曰。此先師之所禁。割臂歃血之盟也。故黃帝有蘭臺之藏。長桑君有無泄之戒。古聖皆然。若夫詭詐之人。專欲圖利。托名禁方。欺世惑眾。更有修煉熱藥。長慾道淫。名爲養生。實速其死。此乃江河惡習。聖人之所必誅也。又有古之禁方。傳之已廣。載入醫書中。與經方並垂。有識者自能擇之也。

其論古今方劑大小論

今人以古人氣體充實。故方劑分兩甚重。此無稽之說也。自三代至漢晉。升斗權衡。雖有異同。以今較之。不過十分之二。余親見漢時有六升銅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湯。傷寒大劑也。桂枝芍藥各三兩。甘草二兩。共八兩爲一劑。在今只一兩八錢。又分三服。則一服不過五錢。三分零。他方有藥品多者。亦不過倍之而已。况古時之藥醫者自備。俱用鮮者。分兩以鮮者爲準。乾則折算。如半夏麥冬之類。皆生大而乾小。至附子則野。生者甚小。後人種之。乃肥大。皆有確証。今人每

方必十餘味。每味三四錢。則一劑重二三兩矣。更有熟地
用至四兩一劑者。尤屬可怪。古丸藥如烏梅丸。每服如桐
子大十九。今秤不過二三分。今則用三四錢至七八錢矣。
古末藥用方寸匕。不過今之六七分。今服三四錢矣。古人
用藥分兩未嘗從重。周禮遺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
六斗四升日鬴四鬴共二石五斗六
升爲人一月之食。則每日食八升有餘矣。蓋一升只二合也。二十年來。時醫誤閱古方。
增重分兩。此風日熾。即使對病元氣不勝。藥力亦必有害。
况更與病相反。害不尤速乎。既不考古。又無師授。無怪乎
其動成笑柄也。大小論

古今方劑大小論

今之論古方者。皆以古方分兩太重爲疑。以爲古人氣體
厚。故用藥宜重。不知此乃不考古。而爲此無稽之談也。古
時升斗權衡。歷代各有異同。而三代至漢。較之今日僅十
之二。余親見漢時有六升銅
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湯。乃傷寒大劑也。桂
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共八兩。二八不過一兩六錢。
爲一劑。分作三服。則一服藥不過今之五錢三分零。他方
間有藥品多而加重者。亦不過倍之而已。今人用藥必數
品各一二錢。或三四錢。則反用三兩外矣。更有無知妄人。

用四五兩作一劑。近人更有用熟地八兩為一劑者。尤屬不倫。用丸散亦然。如古方烏梅丸。每服如桐子大。二十九。今不過四五分。若今人之服丸藥。則用三四錢至七八錢不等矣。未藥只用方寸七。不過今之六七分。今亦服三四錢矣。古人之用藥。分兩未嘗重於今日。周禮遺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七也。注。六斗四升曰鬴。四鬴共二石五斗六升。為一人一月之食。則每日食八升有餘矣。而謬說相傳。方劑日重。即此一端。而荒唐若此。况其深微者乎。蓋既不能深思考古。又無名師傳授。無怪乎每舉必成笑談也。

古今方脈大小論

轉而藥誤不即死論小效。八賦。太醫。又醫。少。而。益。日。

古人治法無一方不對病。無一藥不對症。如是而病猶不愈。此乃病本不可愈。非醫之咎也。後世醫失其傳。病之名亦不能知。宜其胸中毫無所主也。凡一病有一病之名。如中風總名也。其類有偏枯痿痺。風痹歷節之殊。而諸症之中。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又如水腫總名也。其類有皮水。正水。石水。風水之殊。而諸症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凡病盡然。醫者必能實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減何藥。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論何病。總以陰

虛陽虛等籠統之談概之。而試以籠統不切之藥。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輕。適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對症之藥。亦奏小效。皆屬誤治。其得免於殺人之名者何也。蓋殺人之藥。必大毒如砒鴆之類。或大熱大寒峻厲之品。又適與病相反。服後立見其危。若尋常之品。不過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卽死也。久而病氣自退。止氣自復。無不愈者。間有遷延日久。或隱受其害而死。更或屢換庸醫。徧試諸藥。久而病氣益深。元氣竭亦死。又有初因誤治。變成他病。輒轉而死。又有始服有小效。久服太過。反增他病而死。蓋日

日診視。小效則以爲可愈。小劇又以爲難治。並無誤治之形。確有誤治之實。病家以爲病久不痊。自然不起。非醫之咎。因其不卽死而不之罪。其實則真殺之而不覺也。若夫誤投峻厲相反之藥。服後顯然爲害。此其殺人。人人能知之矣。惟誤服參附峻補之藥。而卽死者。則病家之所甘心。必不歸咎於醫。故醫者雖自知其誤。必不以此爲戒。而易其術也。

其亦也。蓋古者治病。必先求其本。而後治其標。此其所以為醫者。不可不察也。蓋古者治病。必先求其本。而後治其標。此其所以為醫者。不可不察也。

必不隨俗。以醫效醫。皆能自取其長。必不以短為短。而長為長。此其所以為醫者。不可不察也。蓋古者治病。必先求其本。而後治其標。此其所以為醫者。不可不察也。

命之藥石性全用異論

一藥有二藥之性情功效。其藥能治某病。古方申用之。以治某病。此顯而易見者。然一藥不止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蓋藥之功用不止一端。在此方則取其此長。在彼方則取其彼長。真知其功效之實。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迨至後世。一藥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蓋古人尚未盡知之。後人屢試而後知。所以歷代本艸所註藥性。較之神農本經所注功用。增益數倍。蓋以此也。但其中有當有不當。不若神農本草字字精切耳。又同一熱藥。而附子

之熱與乾姜之熱迥乎不同。同一寒藥而石膏之寒與黃連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誤用禍害立至。蓋古人用藥之法並不專取其寒熱溫涼補瀉之性也。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其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其藥似與病情之寒熱溫涼補瀉若不相關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枚舉。學者必將神農本草字字求其精義之所在而參以仲景諸方則聖人之精理自能洞曉而已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入病機而天下無難治之症矣。

古今圖書集成

劫劑論

世有奸醫利人之財取効于一時不顧人之生死者謂之劫劑。劫劑者以重藥奪截邪氣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時即出必漸消漸托而後盡焉。今欲一日見効勢必用猛厲之藥與邪相爭或用峻補之藥遏抑邪氣。藥猛厲則邪氣暫伏而正亦傷。藥峻補則正氣驟發而邪內陷。一時似乎有效及至藥力盡而邪復來。元氣已大壞矣。如病者身熱甚不散其熱而以沉寒之藥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禦之瀉痢甚不去其積而以收斂之藥塞之之

之品將邪氣盡行補。任輕者邪氣永不復出。重者卽死矣。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卽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爲良藥。價賤爲劣藥。而常人之情。無不好補而惡攻。故服參而死。卽使明知其誤。然以爲服人參而死。則醫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盡。此命數使然。可以無恨矣。若服攻削之藥而死。卽使用藥不悞。病寔難治。而醫者之罪已不可勝誅矣。故人參者。乃醫家邀功避罪之聖藥也。病家如此。醫家如此。而害人無窮矣。更有駭者。或以用人參爲冠冕。或以用人參爲有力量。又因其

貴重。深信以爲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參一用。凡病之有邪者。死者卽死。其不死者亦終身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蓋向日之人參。不過一二換。多者三四換。今則其價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錢二錢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兩。而家已蕩然矣。夫人情于死生之際。何求不得。寧恤破家乎。醫者全不一念。輕將人參立方。用而不遵。在父爲不慈。在子爲不孝。在夫婦昆弟。爲忍心害理。并有親戚朋友。責罰痛罵。卽使明知無益。姑以此塞責。又有孝子慈父。俸其或生。竭力以謀之。遂使貧婁之家。病或稍愈。一家

終身凍餒。若仍不救。棺殮俱無。賣妻鬻子。全家覆敗。醫者誤治。殺人可恕。而逞已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惡甚于盜賊。可不慎哉。吾願天下之人。斷不可以人參爲起死回生之藥。而必服之。醫者必審其病。寔係純虛。非參不治。服必萬全。然後用之。又必量其家業。尚可以支持。不至用參之後。死生無靠。然後節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醫。殺命破家于人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禍。亦在人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

用藥如用兵論
聖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而毒藥則以之攻邪。故雖甘草人參。誤用致害。皆毒藥之類也。古人好服食者。必生奇疾。猶之好戰勝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設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後興。藥之設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後用。其道全也。故病之爲患也。小則耗精。大則傷命。隱然一敵國也。以草木偏性。攻藏府之偏勝。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後無喪身殞命之憂。是故傳經之邪。而先奪其未至。則所以斷敵之要道也。橫暴

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則所以守我之巖疆也。挾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則敵之資糧已焚。合舊疾而發者。必防其併。則敵之內應既絕。辨經絡而無泛用之藥。此之謂向導之師。因寒熱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謂行間之術。一病而分治之。則用寡可以勝衆。使前後不相救。而勢自衰。數病而合治之。則併力搗其中堅。使離散無所統。而衆悉潰。病方進。則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氣。所以老其師。病方衰。則必窮其所之。更益精銳。所以搗其穴。若夫虛邪之體。攻不可過。本和平之藥。而以峻藥補之。衰敝之日。不可窮民力也。寔邪

之傷。攻不可緩。用峻厲之藥。而以常藥和之。富強之國。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選材。必當器械。必良。剋期不愆。布陣有方。此又不可更僕數也。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

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則病無遁形。故天下無難治之症。而所投輒有神效。扁鵲倉公所謂禁方者是也。若今之醫者。祇以一煎方為治。惟病後調理。則用滋補丸散。盡廢聖人之良法。即使使用藥不誤。而與病不相入。則終難取效。故扁鵲云。人之所患。患病多。醫之所患。患道少。近日病變愈多。而醫家之道愈少。此痼疾之所以日多也。凡肉之中。限脈等。其味各宜。其性不一。不可蓋用。藥之入。則胃而食。內脈之味。其性各異。本而式之。以好。不壞。各藥。其性各異。藥不日盡。亦論。

本草古今論

本草之始。仿于神農。藥止三百六十品。此乃開天之聖人。與天地為一體。寔能探造化之精。窮萬物之理。字字精確。非若後人推測而知之者。故對症施治。其應若響。仲景諸方之藥。悉本此書。藥品不多。而神明變化。已無病不治矣。迨其後。藥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為七百二十品。後世日增一日。凡華夷之奇草逸品。試而有效。醫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書。至明李時珍。增益唐慎微證類本草為綱目。考其異同。辨其真偽。原其生產。集諸家之說。而本草更大。

醫學源流論 卷一 五十一
備此藥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則亦後人試驗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廣。然皆不若神農本草之純正。真確。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無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後世所增之藥。則尤有不足憑者。至其詮釋。大半皆視古方用此藥醫某病。則增注之。或古方治某病。其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中此藥為專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已意推測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寔非此藥之功。而強著其效者。種種難信。至張潔古李東垣輩。以某藥專派入某經。則更穿鑿矣。其詳在治病不必分經絡藏府篇。故論本草。

必以神農為本。而他說則必審擇而從之。更必驗之于病。而後信。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採取。餘則止可于單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後世所增之奇藥。或出于深山窮谷。或出于殊方異域。前世所未嘗有者。後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異氣之所鍾。造物之機。久而愈洩。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識之。以廣見聞。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此藥味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則亦
 知之。故其用治之病益廣。然若下者則其
 損又非本草之收。香矣。之。無不。而。最。明。也。
 故。古。之。用。不。非。命。之。音。諫。而。其。于。亦。宜。痛。之。以。謝。良。也。
 昔。南。高。煥。其。以。謝。式。異。泉。之。用。其。或。或。之。味。人。而。金。其。謂。
 山。讓。谷。如。出。于。和。衣。異。越。前。世。用。未。嘗。所。未。發。人。眼。之。并。
 于。單。衣。於。尚。之。志。用。之。又。有。於。世。用。曾。之。音。藥。如。出。于。野。
 而。發。詩。又。及。昔。古。人。衣。中。用。曾。用。昔。以。何。絲。以。錫。以。土。何。
 又。以。輸。與。本。而。此。結。開。必。審。察。而。發。之。更。少。藥。之。于。流。

藥性變遷論

古方所用之藥。當時效驗顯著。而本草載其功用鑿鑿者。
 今依方施用。竟有應有不應。其故何哉。蓋有數端焉。一則
 地氣之殊也。當時初用之始。必有所產之地。此乃其本生
 之土。故氣厚而力全。以後傳種他方。則地氣移而力薄矣。
 一則種類之異也。凡物之種類不一。古人所採。必至貴之
 種。後世相傳。必擇其易于繁衍者而種之。未必皆種之至
 貴者。物雖非偽。而種則殊矣。一則天生與人力之異也。當
 時所採。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氣未洩。故得氣獨厚。今皆人

功種植。既非山谷之真氣。又加灌溉之功。則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則名寔之訛也。當時藥不市賣。皆醫者自取而備之。迨其後有不常用之品。後人欲得而用之。尋求採訪。或誤以他物充之。或以別種代之。又肆中未備。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藥遂失其真矣。其變遷之因。寔非一端。藥性既殊。卽審病極真。處方極當。奈其藥非當時之藥。則效亦不可必矣。今之醫者。惟知定方。其藥則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雖有神醫。不能以假藥治真病也。

藥性專長論

藥性專長論

藥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熱能治寒。性燥能治濕。芳香則通氣。滋潤則生津。此可解者也。如全一發散也。而桂枝則散太陽之邪。柴胡則散少陽之邪。全一滋陰也。而麥冬則滋肺之陰。生地則滋腎之陰。全一解毒也。而雄黃則解蛇虫之毒。甘草則解飲食之毒。已有不可盡解者。至如鱉甲之消痞塊。史君子之殺蛔虫。赤小豆之消腫。麤仁生服不眠。熟服多睡。白鶴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則尤不可解者。此乃藥性之專長。卽所謂單方秘方也。然人

止知不可解者之爲專長。而不知常用藥之中。亦各有尚長之功。後人或不知之而不能用。或日用而忽焉。皆不能盡收藥之功效者也。故醫者當廣集奇方。深明藥理。然後奇症當前。皆有治法。變化不窮。當年神農著本草之時。既不能睹形而卽識其性。又不可每藥歷試而知。竟能深識其功能而所投必效。豈非與造化相爲默契。而非後人思慮之所能及者乎。

煎藥法論

煎藥之法。最宜深講。藥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飪禽魚羊豕。失其調度。尚能損人。况藥專以之治病。而可不講乎。其法載于古方之末者。種種各殊。如麻黃湯先煮麻黃去沫。然後加餘藥全煎。此主藥當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湯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藥後須啜熱粥。以助藥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則以甘瀾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則以白飲和服。服後又當多飲煖水。小建中湯則先煎五味。去渣而後納飴糖。大柴胡湯則煎減半去渣。再煎柴胡。

加龍骨牡蠣湯。則煎藥成而後納。大黃其煎之多寡。或煎水減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藥之法。不可勝數。皆各有意義。大都發散之藥。及芳香之藥。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疎盪補益滋膩之藥。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總訣也。故方藥雖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藥必無效。蓋病家之常服藥者。或尚能依法爲之。其粗魯貧若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難愈也。若今之醫者。亦不能知之矣。况病家乎。且藥精藥之妙。不效全在煎法。夫煎法。宜

服藥法論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雖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則非特無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發散之劑。欲驅風寒出之于外。必熱服。而煖覆其體。令藥氣行于榮衛。熱氣周徧。挾風寒而從汗解。若半溫而飲之。仍當風坐立。或僅寂然安卧。則藥留腸胃。不能得汗。風寒無暗消之理。而榮氣反爲風藥所傷矣。通利之藥。欲其化積滯而達之于下也。必空腹頓服。使藥性鼓動。推其垢濁從大便解。若與飲食雜投。則新舊混雜。而藥氣與食物相亂。則氣性不專。

而食積愈頑矣。故傷寒論等書。服藥之法。宜熱宜溫。宜涼宜冷。宜緩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飽宜飢。更有宜湯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圓。其輕重大小。上下表裡。治法各有當。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義。必有得于心也。

風寒出之干於少陽則面熱其證今藥難治下為風寒
風寒出之干於少陽則面熱其證今藥難治下為風寒
風寒出之干於少陽則面熱其證今藥難治下為風寒
風寒出之干於少陽則面熱其證今藥難治下為風寒
風寒出之干於少陽則面熱其證今藥難治下為風寒
風寒出之干於少陽則面熱其證今藥難治下為風寒

醫必備藥論

古之醫者所用之藥皆自備之內經云司氣備物則無遺至矣。當時韓康賣藥非賣藥也。卽治病也。韓文公進學解云牛溲馬渤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醫師之良也。今北方人稱醫者為賣藥先生。則醫者之自備藥可知。自宋以後漸有寫方不備藥之醫。其藥皆取之肆中。今則舉世皆然。夫賣藥者不知醫。猶之可也。乃行醫者竟不知藥。則藥之是非真偽全然不問。醫者與藥不相謀。方卽不誤。而藥之誤多矣。又古聖人之治病。惟感冒之疾。則以煎劑

醫學源流記 卷三
爲主。餘者皆用丸散爲多。其丸散有非一時所能合者。倘有急迫之疾。必須丸散。俟丸散合就。而人已死矣。又有一病止須一丸而愈。合藥不可止合一丸。若使病家爲一人而合一料。則一丸之外。皆爲無用。惟醫家合之。留待當用者用之。不終棄也。又有不常用。不易得之藥。儲之數年。難遇一用。藥肆之中。因無人問。則亦不備。惟醫者自蓄之。乃可待不時之需耳。至于外科所用之煎方。不過通散營衛耳。若護心托毒。全賴各種丸散之力。其藥皆貴重。難得及鍛煉之物。修合非一二日之功。而所費又大。亦不得爲一

人止合一二丸。若外治之圍藥、塗藥、昇藥、降藥、護肌、腐肉、止血、行瘀、定痛、煞痒、提膿、呼毒、生肉、生皮、續筋、連骨。又有薰蒸、烙灸、吊洗、點湯等藥。種種各異。更復每症不同。皆非一時所能備。尤必須平時豫合。乃今之醫者。既不知其方。亦不講其法。又無資本以蓄藥料。偶遇一大症。內科則一煎方之外。更無別方。外科則膏藥之外。更無餘藥。卽有之。亦惟取極賤極易得之一二味。以爲應酬之具。則安能使極危極險極奇極惡之症。令起死回生乎。故藥者。醫家不可不全備者也。

效。又轉以之誤治他人矣。所以終身誤人而不自知其咎也。惟大熱大燥之藥。則殺人爲最烈。蓋熱性之藥。徃徃有毒。又陽性急暴。一入藏府。則血湧氣升。若其人之陰氣本虛。或當天時酷暑。或其人傷暑傷熱。一投熱劑。兩火相爭。目赤便閉。舌燥齒乾。口渴心煩。肌裂神躁。種種惡候。一時俱發。醫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歸元。或云此是陰症。當加重其熱藥。而佐以大補之品。其人七竅皆血。呼號宛轉。狀如服毒而死。病家全不以爲咎。醫者亦洋洋自得。以爲病勢當然。總之愚人喜服補熱。雖死不悔。我目中

所見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醫者與病家。無一能聽從者。豈非所謂命哉。夫大寒之藥。亦能殺人。其勢必緩。猶爲可救。不若大熱之藥。斷斷不可救也。至于極輕淡之藥。誤用亦能殺人。此乃其人之本領甚薄。或勢已危殆。故小誤卽能生變。此又不可全歸咎于醫殺之也。

醫學源流論 卷三
非其好爲雜亂也。乃學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藥該數症。故變簡而爲繁耳。此猶不失周詳之意。且古方之設。原有加減之法。病症雜出。亦有多品之劑。藥味至十餘種。自唐以後之方。用藥漸多。皆此義也。乃近世之醫。動云效法漢方。藥止四五味。其四五味之藥。有用浮泛輕淡之品者。雖不中病。猶無大害。若趨時之輩。竟以人參附子乾姜蒼朮鹿茸熟地等峻補辛熱之品。不論傷寒暑濕。惟此數種輪流轉換。以成一方。種種與病相反。每試必殺人。毫不自悔。既不辨病。又不審藥性。更不記方書。以爲此乃漢人之法。嗚呼。

呼。今之所學漢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其端起于近日之時醫。好爲高論以欺人。又人情樂于溫補而富貴之家尤甚。不如是則道不行。所以人爭效尤。以致貽害不息。安有讀書考古。深思體驗之君子。出而挽回之。亦世道生民之大幸也。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